

【区域经济政策】

国际产业链安全保障的政策取向与中国应对 机制构建*

郝宇彪 薛翔文

摘要: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安全发展替代经济效率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产业链风险成为各国重视的关键问题。从国际视角来看,产业链安全的核心保障是自主创新,外部条件是国际合作与博弈竞争,具有普遍性、异质性、相对性等特点。为维护自身产业链安全,以美欧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主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一是经济政策驱动产业链布局趋于本地化和区域化;二是数智化技术竞争并带动制造业复兴;三是将“去风险”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以美欧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的做法总体具有单边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的属性,从而导致中国产业链安全面临较大挑战。因此,中国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应从两个体系着手:一是建立产业链安全保障的外向体系,核心是如何通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国际合作机制,以保障产业链安全;二是形成产业链安全保障的内向体系,核心是构建中国产业链安全保障的系统性框架。

关键词:产业链安全;产业链重构;政策取向;应对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5)01-0023-12 **收稿日期:**2024-06-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发展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构建研究”(21AGJ008)。

作者简介:郝宇彪,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70)。

薛翔文,男,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程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4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全球单边保护主义盛行、地区冲突频发等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全球产业链呈现出区域与本土结合、数字贸易化、产业链条创新多元化等新趋势,各国产业布局深度调整,全球产业链向打造韧性供应链方向发展,安全发展替代经济效率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底层逻辑(史沛然,2022)。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及安全水平,中国应对产业链安全问题的策略成为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的重要议题。

现有对于产业链安全的研究分为三类。一是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出发讨论产业链安全风险的现实表现(徐奇渊,2022)、包括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韧性战略调整(王中美,2022)、稀土及其他领域产业链的重构趋势(刘建伟;2022;Rizou M,2020)、国际整体产业链与供应链发展等(崔晓敏等,2022)。二是从产业链安全的内涵出发,划分产业链安全的类型与分析引发产业链安全问题的动因、讨论产业链安全的历史演进趋势(李天健等,2022)、产业链安全的治理逻辑(王静,2021)等。三是以产业链安全的关键领域或节点为研究重点,涉

及影响产业链安全的中国特征,体现关键产业科技发展的新趋势、集成电路产业链流向的新变化(周观平等,2021)。其中包括从基础研发与促进产业原始创新动能提高(陈晓东等,2022)、数字经济与数据要素对产业链发展带来的相关机遇与挑战(裘莹等,2022)、产业链转移与资本外流等方面讨论产业链合作,探索促进产业链安全发展的重点对策及路径(葛琛等,2020)。现有文献对于产业链问题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但仍然有待深入。第一,主要站在中国的视角看待产业链安全问题,缺乏从国际经济体系变革的全球视角分析产业链安全问题。第二,对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讨论相对碎片化,且系统性不足。本文在归纳国际产业链安全典型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以美欧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产业链安全保障的主要措施以及对中国产业链安全的影响,进而从外向体系和内向体系两个层面提出产业链保障机制。

笔者认为,产业链安全是根植于经济全球化的内生性问题。当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零和博弈取代互利共赢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准则,已经充分融入世界市场的经济体都会面临产业链安全风险的问题。产业链安全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产业链安全的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分工体系逐渐从产业间分工变为产业内分工,最终形成以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分工)为重要形态的生产网络,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依赖性日益增强。如果全球各国可以持续保持充分合作的态势,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可以持续演化发展,各国也不会面临产业链安全问题。然而,任何一种制度或者市场结构体系都是“非中性”的,由于各国的比较优势与市场权力存在差异,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收益分配存在差异。收益分配差异会导致国际经济格局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从而影响各国的国家利益。当某一个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国家认为自身国家利益受到冲击时,就会试图改变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当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与生产合作网络面临破坏与重构,而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尚未完成,各主要经济体均会面临产业链安全问题。

第二,产业链安全的异质性。根据正统依附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产业秩序分配不均(Thomas D J et al., 1996)。受核心技术、制造能

力、产业结构、分工地位的影响,国家间产业链安全存在差异。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工地位不同,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面临的产业链风险条件显然不同,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能否生产的问题,尖端技术始终受制于人,使得战略产业的发展面临瓶颈。另一个方面是生产成本的问题,研发端的优势与相对薄弱的生产能力尚不匹配,而产业回流与生产能力重塑需要生产要素的再配置,需要服从市场规律。总而言之,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是能否生产的技术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前沿国家面临的是能否重塑产能的效率问题,其他国家则难以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产业体系,需要考虑在突出某个核心产业优势的同时,重点考虑如何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合作体系以保障产业链安全。

第三,产业链安全的相对性。自然资源、技术发展、经济政策等综合性因素导致各国产业链风险存在异质性。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基本的经济规律和技术演变规律的双重调节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掌握关乎产业链安全的所有技术环节与关键原材料,因此并不存在完全摆脱外部依赖的产业链绝对安全。一个国家的产业链不安全突出表现为其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以及关键原材料等受制于其他国家,摆脱这种状态需要自主创新以及与主要贸易对象的博弈与相互牵制。开放合作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是追求产业链相对安全的最优路径。

二、主要经济体产业链安全保障的政策取向

在单边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的思潮下,2020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出台多份产业链安全评估报告,不断强调许多重点产业的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并出台一系列保障政策。对此,笔者认为,美国、欧盟、日本等在整体的产业链安全保障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政策工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以下三个方面构成这些经济体的主要政策取向。

1. 经济政策引导产业链布局本土化与区域化

近年来,单边保护主义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凸显,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布局产生显著影响。根据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政治风险和契约风险是跨国公司融入全球产业链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跨国公司选择本土化生产或外包取决于国家或区

域所处的制度环境,由此带来经济效率、交易成本的变化(Henisz W J, et al., 1996)。除地缘风险外,更为关键的是,为推动制造业复兴、提升产业竞争力,美国、欧盟等推出两类重要的政策:一是推进本土化的产业补贴与政府采购政策,二是推动区域化布局的投资与贸易措施。

产业政策推进本土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在产业补贴政策层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进行的国际产业政策研究发现,2010年仅观察到产业政策34项,2018年达705项,2021年达1594项,后续各国产业政策的出台有增无减。其中,德国出台的产业政策数量位居第一,接下来是日本、巴西、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瑞士、沙特、澳大利亚,中国排在第11位(张燕生,2024)。在具体政策方面,以美国为例,2021年11月15日,美国出台《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整个法案预算为1.2万亿美元,其中5500亿美元为新增投资支出,主要用于交通、水利、宽带和电网等核心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8月生效的《通胀削减法案》指出,美国政府计划将3690亿美元用于气候和能源领域投资,对于购买符合条件的“美国制造”电动汽车提供大幅度的税费减免^①;《芯片与科学法案》提出美国政府将提供800亿美元用于补贴芯片研发制造与税收抵免(张公月等,2022)。效仿美国的做法,2023年以来,欧盟也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性的产业政策,重点聚焦清洁能源和半导体等领域。在清洁能源领域,2023年2月,欧盟发布《绿色协议产业计划》,计划从现有的欧盟基金中拨出2500亿欧元用于工业绿色化,包括为投资净零排放技术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保持欧盟净零工业投资的竞争力和吸引力^②;2023年6月,欧盟发布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中提出,欧盟应加大对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力度;在半导体领域,《欧洲芯片法案》于2023年9月正式生效,法案拟安排430亿欧元用于支持欧盟芯片生产、试点项目和初创企业等,推动欧盟芯片产能由目前占全球的10%发展到2030年的20%^③。

第二,在政府采购层面,2021年拜登签署了关于修改《购买美国货物法案》的行政令,以促进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此命令旨在支持与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重要制造产品,并建议将美国制造的门槛提高到60%,未来分阶段提升至

75%。美国政府强调,加强美国新能源汽车、节能技术、关键矿物、航空航天技术、应急安全设备的本土化生产正在有序推进,此外,重视中小企业的劳动力培训、资金支持,制订相关采购计划^④。2022年6月,欧盟出台《公共采购准入条例》,针对非欧盟国家货物、服务、工程类的采购项目设立500万欧元、1500万欧元的资金门槛。实质上,此采购条例推进了欧盟国家内部的制造系统本土化的进程,并以准入限制的方式对欧盟国家进行政府采购保护^⑤。2022年7月,德国出台《初创企业战略》,其中重点强调建立中央公告服务、利用创新采购竞争中心,向新型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公开采购数据,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潜力释放的作用,提高制约创新风险的法律约束力^⑥。

区域化的布局调整与措施主要体现在贸易层面,并逐步有向区域之间的合作框架与体系延伸的趋势。目前,美国与20个国家签订了15项自由贸易协定,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日本签署的关键矿物的自由贸易协议等^⑦。美国贸易政策由公平贸易向安全化发展,且以保护本国市场与技术排他为主要表现,并进一步延伸出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如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竺彩华,2022),意图通过贸易政策的调整,实现所谓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此外,美国推行“印太框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14个成员国,致力于构建以发展透明包容的区域贸易、打造韧性供应链、增强能源安全、促进清洁经济发展、提供合作性的公平经济为主的五大支柱^⑧。“印太框架”更像一种为盟友关系发展而定制的协议,是以“美国模板”形成区域化的公共平台(蒋芳菲,2022;于阳,2023)。2021年,欧盟出台《贸易政策审查—开放、可持续和自信的贸易政策》,对未来欧盟的贸易战略重新布局,该政策指出,欧盟将采取更强硬、果断的方式执行贸易协定,并坚持开放战略自主,形成以可持续性为核心的新贸易战略,规定针对扩大邻国、成员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等重点领域的远期目标^⑨。2021年,欧盟更新了《欧洲新工业战略》,提出加强单一市场韧性,限制人员、货物与服务流动的边界,加强对航天国防、农业、能源可再生资源等14个工业生态系统的监管力度,以保持欧

盟开放战略的自主性^⑩。欧盟通过《G7 能源部长联合声明》、强化“关键矿产买方集团”等区域化协定,继续深化关键供应链的区域化、自主化进程(于宏源等,2023)。此外,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普遍采取了与欧盟、美国类似的区域化合作策略。

2.数智技术成为竞争焦点并推动制造业复兴

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正在催生新的产业生态系统,如何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云网融合等数智化技术前沿产业获得优势成为大国产业竞争、维护产业链安全的焦点(见表1)。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布的《USAID 数字战略(2020—2024年)》提出,数智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提升贸易合作空间、降低交易成本等机制,促进制造商与服务商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动态匹配,

沿产业链条不断形成弹性更大的生产体系^⑪。2023年4月,欧盟在《2023—2024年数字欧洲工作计划》中强调,进一步强化数字能力与数字技术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应用,并在促进数字政府建立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人才的培训,以人工智能促进工业部门云服务、数字化转型,继续推进超级计算机与算力的部署^⑫。日本、韩国、印度分别发布《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⑬《大韩民国数字战略》^⑭《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案》^⑮等政策,致力于培育优质云产业、完善5G等基础设施,以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服务化,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数字普惠发展。以上表明,国际产业链发展既是数字技术、数字市场、基础设施等数字化应用拓展的横向竞争,又是人工智能、算力算法、高科技企业等创新发展的纵向竞争。

表1 主要经济体数智化战略

经济体	主要数智化战略	战略导向
美国	《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采用战略》 《USAID 数字战略(2020—2024年)》 《美国的量子政策方针》	运用人工智能、先进识别的模式塑造全产业链优势、强化国防能力,通过改进基础数据管理,加强数字技术的开放与包容性,并实现重点产业突破,着重推进量子技术的研发
欧盟	《欧洲数据战略》《2030数字指南针:数字十年的欧洲之路》《数据法案》 《2023—2024年数字欧洲工作计划》	建立真正的单一数据市场,培养大量的数字化人才,构建安全、高性能和可持续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公共服务数字化,形成世界领先的量子计算、超级计算系统,实现欧盟研发与核心技能的互促
日本	《国家数据战略(NDS)》《人工智能战略2022》《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	以基础产业发展为导向,提高日本数智化应用水平,投资半导体、自动驾驶、物联网,形成具有尖端技术和规模算力的“富岳”超级计算机,实现从数字应用到数字开发的转变,进一步促进产学研的协同合作,完善相关产业政策
韩国	《人工智能区域扩散促进方向》《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大韩民国数字战略》	掌握六大数字创新技术领域,以“k-网络基础资源共享计划”促进互联网资源互通,通过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形成数据标准化体系,培育100万数字人才,促进数字服务化、制造数字化,建设数字政府平台,并进一步创新数字文化
印度	《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案》《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指南》	聚焦数字个人数据,并对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在突出数智化对产业促进动能的同时,严格规制数据分享与数据开发。明确电子商务发展方向,对数字化下的经济模式进行优化与引导,保持更谨慎的态度面对数智化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政府网站整理。

另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成本—收益”逻辑,可以推动美欧制造业复兴。由于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技术的发展与驱动,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的贡献度下降,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劣势弱化,从而有利于推动将生产活动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重新转移到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江小涓等,2021)。以美国为例,美国制造业的主要短板在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弥补这一环节的主要瓶颈是人力资源,特别是中等技术工人短缺。然而,数

智化技术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相关预测指出,美国2024年自动化制造流程可能会增加30%,到2030年体力和体力劳动在经济中的份额将比2016年减少约27%,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和认知技能投入的增加^⑯。德国西门子的智能工厂只有1/4的工作需要人工完成,生产设备和电脑可以自主处理75%的工序,人工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少数生产环节、生产流程监控、分析生产信息,以提出改进意见(郭周明等,2020)。二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获取更为方便,许多隐性知识或默会知识可

以通过数字技术编码化,形成数字化学习平台,从而提升熟练工人的培育效率。2022年美国发布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提出,以数字协作为动能提升供应链防风险能力,扩大中小型制造商与领导厂商之间的合作渠道,构建先进制造业生态系统,降低供应链脆弱性。尤其强调加强制造业人才的培训与教育,并纳入基础STEM教育体系^①。

3.“去风险”成为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手段

除上述本土化、区域化、数智化趋势外,所谓的“去风险”也成为美欧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手段。“去风险”源于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和欧洲政策中心就中欧关系发表的讲话。冯德莱恩指出,在贸易、金融、气候、可持续发展以及健康等方面还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因此“去风险”更符合欧盟的利益。“去风险”主要有四大支柱:一是增强欧盟经济和产业的竞争力和韧性,尤其是在健康、数字化和清洁技术领域。二是有效利用现有的贸易政策工具,通过投资限制、出口管制等方法以应对影响欧盟经济安全的他国产业活动。三是在一些前沿性的关键部门出台新的防护政策,例如微电子、量子计算机、机器人工程、AI、生物技术等领域。四是加强与伙伴国的合作,特别是G7、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墨西哥、智利等经济体^②。此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公开表示对这一概念的认可。

在具体落实层面,笔者认为,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强化自身产能建设,力争实现产业链自主化。美欧出台一系列政策与法案,完善基础产业生产力体系和高端产业生产力体系。例如,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统领下,陆续出台《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无尽前沿法案》《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法案,旨在建立独立、完整、高效的基础产业体系,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欧盟理事会于2024年3月18日通过的《关键原材料法案》明确提出,欧盟每年原材料消耗量中来自单一第三国的供应量不能超过65%^③。

第二,构建各类联盟,以形成对中国产业链的“围剿”态势。拜登政府在继续完善与构建各类政治联盟的基础上,在技术与经济领域,陆续组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国半导体联盟”“供应链联

盟”“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印太经济框架”“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重振‘繁荣非洲’战略”以及由美国牵头组建的6G“十国联盟”等覆盖全球各区域与各关键领域的区域合作计划,意图和盟友一起抢占技术、贸易等规则的制定权,以期限制中国长期的经济、技术发展。2023年11月27日,拜登政府宣布成立“白宫强化供应链韧性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实施近30项新措施保障医药、半导体等关键行业的产业链安全;在盟友合作方面,在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的指导下与欧盟共建“半导体供应链阻断早期预警系统”;与日韩启动产业链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包括识别关键紧要的原材料和产品,建立快速的信息分享机制等程序;建立美加墨应急小组委员会;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与英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解决药物短缺;通过以“印太经济框架繁荣供应链协议”(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Supply Chain Agreement)为代表的区域协定综合保障产业链安全^④。

第三,强化技术封锁与实体清单,阻止中国先进企业实现技术突破。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将数百家企业添加到所谓的实体名单中,该名单禁止美国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向这些公司出售敏感产品。拜登政府在扩大实体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收紧技术封锁。截至2023年10月,美国工业和安全局涉华实体清单共发布32次,包括中国科研机构(研究/院/中心)117家、人员16名、高校9所、国家机关19个,相关企业586家。除实体清单出口管制政策外,投资安全审查也是重要手段。2023年8月,拜登政府继续增设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对中国的半导体、量子技术、信息技术进行限制^⑤。2023年10月3日,欧盟公布敏感技术清单,包含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在美欧牵头推动下,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出台类似政策。例如,日本于2023年7月23日正式施行新一轮限制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政策,将用于清洗、成膜、热处理、曝光、蚀刻、检测等的六大类23种先进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列入出口管制范围(常思纯等,2023)。印度以强调“独立制造”“对华替代”策略,以损害印度的主权和完整、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理由,已经禁止250个中国应用程序^⑥。

三、国际产业链调整对中国产业链安全的影响

美欧的产业链安全保障措施旨在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巩固和提升其国际分工中的主导权,维护经济霸权地位,对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而言,产业链安全面临结构性风险。

1. 面临技术瓶颈与新兴国家追赶的双重挑战

笔者参考 Koopman R et al. (2014)、王直等 (2015) 的做法,利用亚洲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ADB-MRIO)建立投入产出模型,以分析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产业链分工状况^②。由于2022年的投入产出表未列出细分增加值,本文数据范围为2007—2021年。从后向参与度的变化来看,中国对外贸易对国外技术中间品的依赖程度稳步降低。然而,从2007—2021年中国制造业前向参与度变化来看(见图1),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向上游攀升还面临较大的挑战。从年度均值来看,中国制造业前向参与度为0.136,低于美国(0.165)、日本(0.218)、德国(0.385)、韩国(0.366)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仅高于印度(0.133)。从时间趋势上看,中国制造业前向参与度的增长动能不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总体下降约6.94%。2017年后,印度前向参与度水平开始赶超中国,且有不断扩大的迹象。

分产业类型来看,从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③三类产业角度比较中国、美国、印度的技术差异,以进一步研判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竞争力(见图2)。美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前向参与度尤为突出,主要包括金属与非金属制品、橡胶、造纸与化学制品业。美国正致力于通过对上述基础性、资源性行业的技术整合实现国家工业

发展的稳定。印度资本密集型产业前向参与度的初始禀赋较低,但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前向参与度逐年下降,明显低于美国,且在2018年,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均被印度超越。劳动密集型产业前向参与度在中国、美国、印度之间表现为交替领先,2007—2017年中国总体处于高位,2017年后,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向参与度有所下降,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向参与度超过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基础性的制造业除面临新兴经济体的追赶压力外,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复兴也对中国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了较大的挑战。

综上所述,前向参与度被视为向产业链高端领域攀升的重要指标,有效反映产业链分工的科技地位与技术含量。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本土化、区域化的背景下,尤其是2017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向在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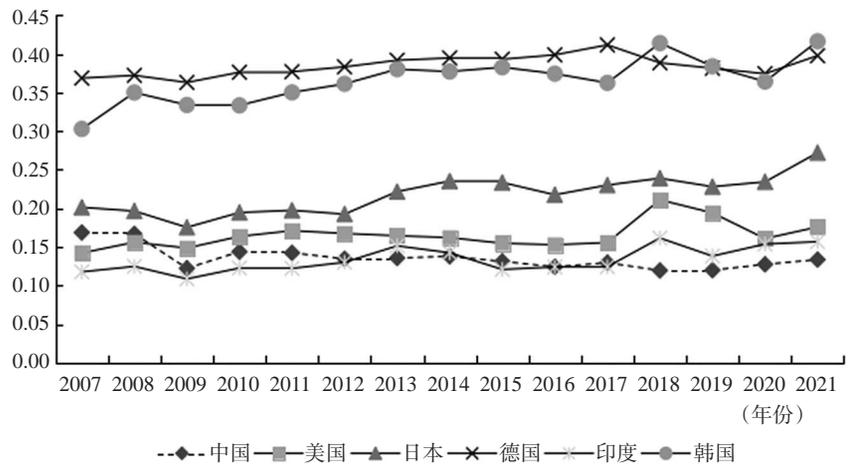


图1 2007—2021年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前向参与度

数据来源:根据亚洲投入产出数据库(ADB-MRIO)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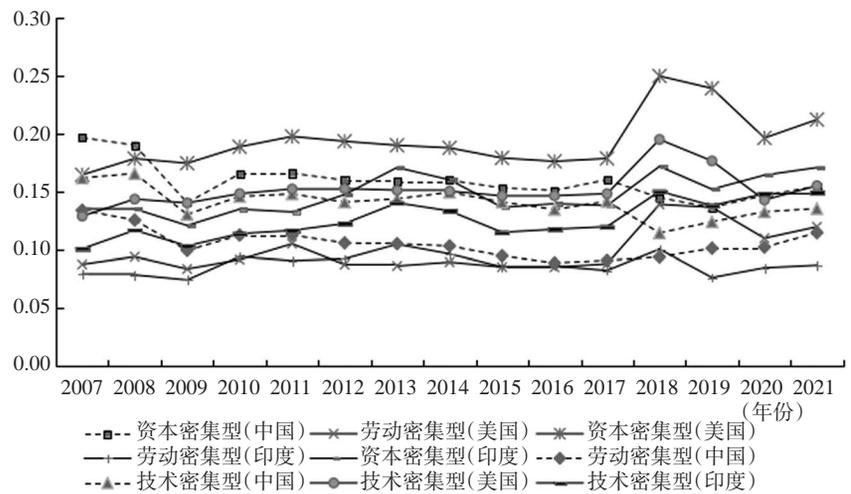


图2 2007—2021年制造业前向参与度分产业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亚洲投入产出数据库(ADB-MRIO)计算。

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面临更大挑战,中国产业链安全面临的技术风险相对较高。由此带来了短期无法摆脱的“高技术依赖型”发展门槛,以及新兴国家“追赶”的国际挑战。

2.高技术产业面临关键技术与原材料缺失的风险

如前所述,美欧积极推行各类“去风险”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高技术产业面临技术突破的瓶颈。在高技术领域,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且部分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和重要元器件等严重依赖进口,自给率严重不足。拜登政府实施的技术管制几乎涵盖了所有高技术领域。2017年以来,美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呈现不断收紧的状态(见图3)。2018年9月,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对中国比例高达14.49%,2023年下降至9%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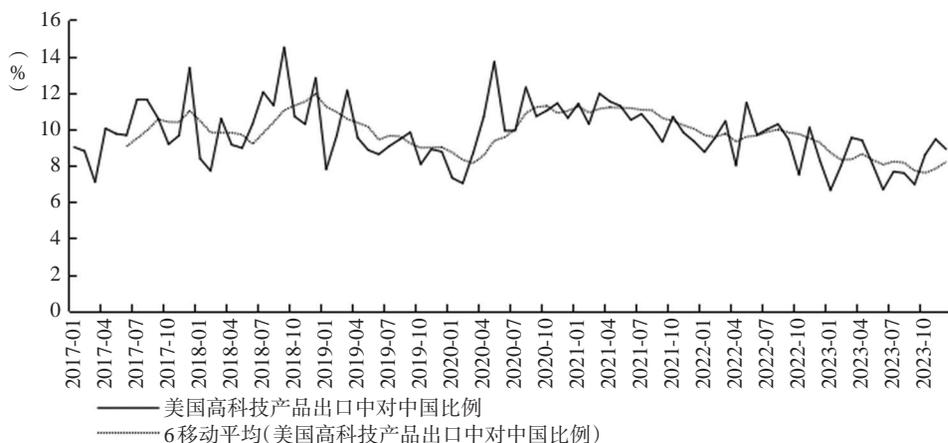


图3 2017年1月—2023年10月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对中国出口比例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计算。

以代表性的关键产业为例,在芯片产业,根据德温特专利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 Index)数据分析,日本、美国分别具有相关专利9118件、9113件,中国具有相关专利8726件。芯片产业链分为上游设计、中游制造、下游封装与测试。按专利IPC的产业链定位占比,中国最薄弱的环节在于中游制造,包含材料与辅料、制造设备,其中11个IPC子类未超过10%。中国芯片行业的风险点集中在数字电路逻辑芯片、储存器、数据库访问端口等技术,还包括底层基材、微型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电化材料、离子注入设备等13项建模核心技术。按照芯片产业链技术风险指数,中国芯片设计环节(58.8)、制造环节(44.1)、封装与测试环节(16.5)、芯片产业链总体风险(41.3),高于日本、韩国、欧洲和美国(张桐赫

等,2024;项丽瑶等,2024)。在工业软件方面,国内工业软件规模仅占全球总量的6%,2017—2020年增长率达到15%,显示国内工业软件增速提升。其中,95%的研发设计类软件依赖进口,技术复杂度较低,仅有中望龙腾、山大华天等三维CAD产品在电子电器、通用机器、模具方面应用较强。70%的运维服务类工业软件依赖进口,30%的经营管理类和50%的生产制造类软件依赖进口,但高端领域仍然被SAP、Oracle等把持。汽车、航空航天等复杂设计类软件及仿真软件几乎完全依赖国外进口,船舶、石油化工、钢铁等行业国产化研制和自主创新能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浙大中控的控制系统,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40.7%。在生物制造方面,中国生物制造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比重为2.4%,低于美国(11%)和欧盟(6.2%),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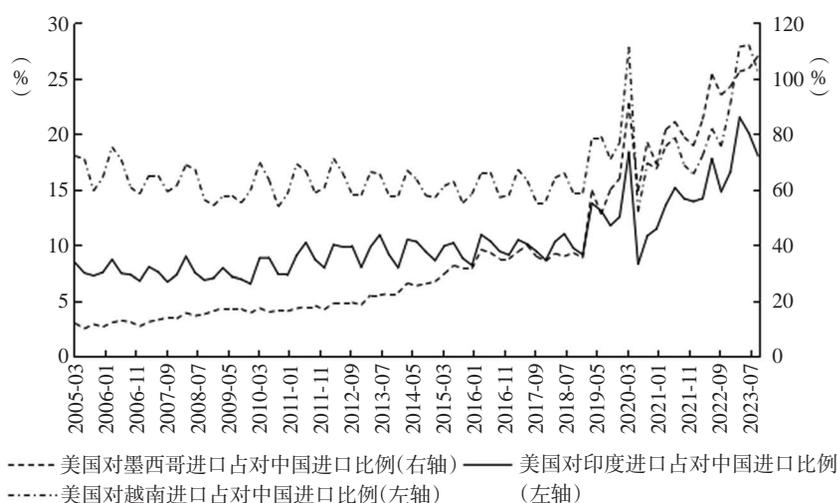
键原材料如酶制剂、工业核心菌种对外依存度超过70%。生物制造专利授予前20的机构中,中国仅有1家入选,在生物技术前10位的公司中,尚无中国公司入选,且生物学学科的世界排名前50位中,中国仅有2个入选,表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链仍面临生物技术的高端化不足、创新产出能力不强、

关键原材料供应缺失的风险(工信部赛迪研究院,2023)。在新材料方面,中国新材料产业规模增长迅速,2022年达到6.8万亿元。其中,先进储能材料、光伏材料、显示材料产量位居世界首位。但光掩模基板、高纯成石英、光刻材料用树脂、气体配套设施等仍高度依赖进口,石墨发热体材料、电极材料的精度与工艺仍与先进国家有较大差距。氢破碎、渗镉、靶向气流磨技术、热压磁体产业化技术等仍被美国、欧盟和日本控制(赵鸿滨等,2024)。

3.中低端产业面临出口竞争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压力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能源、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升,“人口红利”、劳动成本等传统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加之美国实施的各类区域同盟策

略,“中国制造”逐步被生产成本更低廉的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替代。在外迁的产业中,一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生产环节,如纺织业,更大程度上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结果。然而,高技术制造品的组装活动也在发生转移,这主要与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有关。从国际贸易形势来看,尽管中国依然保持货物贸易世界第一的位置,但在美欧市场的比例不断下滑。以美国为例,2018年以来,美国从墨西哥、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货物进口的增速显著高于从中国的进口。就季度数据而言,美国对墨西哥、印度、越南三国进口占对中国进口的比例(见图4)从2018年第四季度的58.77%、9.16%、8.86%分别上升至2023年第三季度的102.31%、18.04%、27.04%。2023年,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国。



分产业来看,根据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中全球货物出口数据,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经济体的产业转移

就已经开始,2018年后呈现加剧的态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占美国总进口的份额由2017年的21.59%下降到2023年的13.85%。2017—2023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美国进口份额前5名行业的份额下降都超过10%(见表2),这些份额主要被墨西哥、印度和东盟国家所取代。

四、中国产业链安全保障的应对机制

由上所述,中国产业链安全面临全球产业链后向竞争加剧、发达国家战略调整与非经济策略调整使得全球产业链结构变化明显以及产业链升级的路径收窄等挑战。全球产业链的竞争已转变为以高科技产业主导的、跨国企业深度参与的全面竞争。究其原因,产业链安全根植于国际分工体系的

变动,其风险产生一方面源于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外因),另一方面是国内产业基础薄弱与创新能力不足所致(内因)。由此,笔者认为,中国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应从两个体系着手:一是产业链安全保障的外向体系,核心是如何通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国际合作机制,以保障产业链安全;二是产业链安全保障的内向体系,核心是构建中国产业链安全保障的生态系统。

1. 外向体系

按照国家行为体系层次分析的基本理论,国家行为受国际环境的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影响。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机制会对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对于大国而言,并非被动

表2 2023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美国进口份额前5名行业的出口总额和份额以及较2017年的份额变化情况

代码	行业	出口总额(亿美元)	份额(%)	较2017年份额变动(%)
20	杂项制品	536.83	47.19	-13.37
12	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	130.07	40.99	-17.36
11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268.95	24.57	-10.92
16	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2069.21	22.87	-14.20
08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容器;动物肠线(除蚕胶丝外)制品	30.82	22.21	-31.04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计算。

地接受国际环境约束,而是要积极扮演国际体系的影响者甚至塑造者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其所拥有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实力,推动构建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打造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分工秩序奠定了基础。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分工体系,不仅体现了美国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构建相关投资规则、市场准则、法律规范,美国与众多发达国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黄河等,2021)。这些外向性的举措在维护美国经济霸权利益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美国的产业链安全。借鉴国际历史经验,中国产业链安全保障的外向体系应包括国际经贸规则改革(贸易规则、投资规则、金融体系)、国际合作平台构建(多边、区域、双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产业链多元化分布、产业链分工地位提升、本国市场竞争优势等方面。

第一,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依托现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加快推动形成平衡各方利益、消除贸易壁垒的全球产业链体系合作方案,致力于推动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国际机制改革,形成从国际机制向国际法治的转换,夯实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治理基础。

第二,构建多边互助的合作机制。国际、区域组织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征,为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资源交流机遇。推动建立更多如“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构建多国共同参与、共同主导的共享式合作机制,并结合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形成针对金融、贸易、能源、知识、技术、卫生健康等不同领域的国际合作平台,建立能源、科技、知识等产业链合作联盟,构建基于共享式合作机制的国际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三,深化双边稳定的合作机制。例如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俄罗斯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新西兰自贸区、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定、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区等,是基于现有贸易、投资协定、合作倡议的实践经验,进一步细化、落实与投资项目、产业类型、资金额度有关的各项制度的细则,构建“双边协定—跨国企业合作—研发中心—跨国产品线—产品运输网”的完

整体系,促进形成相应原料储备库、技术人才库、产品研发库,完善稳定、安全的立体式双边合作机制。

2. 内向体系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地缘经济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统一大市场 and 完整工业体系的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强化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和产业,补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基础性产业的关键技术短板,是保障中国产业链安全的内在基础。但需要明确的是,仅拥有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还不足以应对中国面临的产业链安全风险威胁,还需要从安全指导思想、决策体制、法律制度、保障工具等基本构成要素方面全面思考中国内在的产业链安全风险防范体系。笔者认为,产业链安全保障的内向体系包括战略指导思想、法律法规、组织架构体系、产业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标准体系、创新体系、人才支撑体系等维度。

第一,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健康有序竞争的市场是产业链现代化自主化的前提,补短板、锻长板都要依托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来分摊研发成本,同时也能够让技术和市场借助规模化的优势实现迭代和升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稳定的经济增长与巨大的市场规模是中国提升对先进技术和高科技核心零部件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也是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核心因素之一。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保证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有利于形成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着重要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完善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和交易、数据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的基础性制度。

第二,借鉴国际经验与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完善组织体系与法律法规建设。从国际经验来看,维护经济安全需要一套相对完备的治理架构。中国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范围广泛的国家安全体系,但是仍存在重点不够明晰、专业机构之间协同有待提升、组织体系分工不够明确等问题。产业链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经济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在当前的治理架构基础上,还应考虑针对经济安全等重点领域的评估与防范,进一步完善包括领导机构、实施机构、监督机构等构成的完整组织体系。在法律法规体系方面,还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的经验,形成兼具

战略性、可操作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国家经济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第三,加强促进产业链现代化和创新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基础标准体系。目前,中国工业基础能力仍然薄弱,技术密集度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计量、标准、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不完善。完善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第五代移动通信(5G)、物联网、储能等重点领域的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的国家计量体系,开展标准、计量等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标准必要专利(SEP)国际化建设,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形成。

第四,优化产业政策,促进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当前,产业政策已经成为主要国家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重点手段。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政策至少包括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他改善经济环境、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重在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直接表现为政府直接的研发投入,以及对本国企业的研发补助、资金信贷、风险投资或其他形式的研发支持。对中国而言,需要重点培育支持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产学研协作、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创新联合体。破除各种市场壁垒,实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通,培育创新平台,促进科技创新。同时,充分运用“揭榜挂帅”制度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对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领域的创新支持;在产业投资基金的引领下,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加强对产业链创新的支持。

第五,建立人才培养、培训与产业链创新协同联动的机制。人才资源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和执行的基本保障,人才是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和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的关键。受教育体制和收入市场化的影响,中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储备不足且流失严重,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受收入、户籍制度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人才流失也比较严重。因此,需要着力优化科研评价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协同育人平台。更加重视财政、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政策创新,为构建产学研用结合的协同育人平台提供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鼓励和引导行业企业、风投机构、创业园区、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参与人才培养,完善校

校、校地、校所、校企等长期共建模式。

注释

- ①科尔尼:“美国制造业回流之势已成”, 28 April, 2023, <https://www.kearney.cn/article/-/insights/296324405>。②“The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 1 February, 2023,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green-deal-industrial-plan_en。③贾金明、孙艺旗:“欧洲“组合拳”支持芯片产业发展”, 2023年9月5日, 环球网, http://www.news.cn/globe/2023-09/05/c_1310739869.htm。④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Issues Proposed Buy American Rule, Advancing the President’s Commitment to Ensuring the Future of America is Made in America by All of America’s Workers”, July 28,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7/28/fact-sheet-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issues-proposed-buy-american-rule-advancing-the-presidents-commitment-to-ensuring-the-future-of-america-is-made-in-america-by-all-of-americas/>。⑤EUR-lex, “Regulation (EU) 2022/103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June 2022 on the access of third-country economic operators, goods and services to the Union’s public procurement and concession markets and procedures supporting negotiations on access of Union economic operators, goods and services to the public procurement and concession markets of third countries”, June 23, 202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OJ.L_.2022.173.01.0001.01.ENG。⑥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Klimaschutz, “Die Start-up-Strategie der Bundesregierung”, July 27, 2022, https://www.bmwk.de/Redaktion/DE/Publikationen/Existenzgruendung/start-up-strategie-der-bundesregierung.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4。⑦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ree Trade Agreements”,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⑧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⑨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ets course for an open, sustainable and assertive EU trade policy”, February 18, 2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644。⑩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industrial strategy”, May 11, 2021,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9ab0244c-6ca3-4b11-bef9-422c7eb34f39_en?filename=communication-industrial-strategy-update-2020_en.pdf。⑪

USAID, “Digital Strategy 2020–2024”, April 17, 2020,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5/USAID_Digital_Strategy.pdf. ⑫ European Commission, “Digital Europe Programme’s multiannual work programme for 2023–2024”, 24 March, 2023,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digital-europe-programmes-multiannual-work-programme-2023-2024>. ⑬ 經濟産業省: “半導体? デジタル産業戦略”, June 4, 2021,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6/20210604008/20210604008.html>. ⑭ 韩国电子政务官网: “大韩民国数字战略”, September 28, 2022, <https://www.msit.go.kr/bbs/view.do?sCode=user&mId=113&mPid=112 &pageIndex=2&bbsSeqNo=94&nttSeqNo=3182193&searchOpt=ALL&searchTxt=>. ⑮ 印度政府官网: “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23”, August 11, 2023, <https://www.meity.gov.in/writereaddata/files/Digital%20Personal%20Data%20Protection%20Act%202023.pdf>. ⑯ 纽约研究中心暨纽行战略及研究部: “美国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复兴研究”, 2023年12月14日, <https://www.bocusa.com/zh-hans/meiguodezaigongyehuahezhiyaoefuxingyanjiu>. ⑰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ational Strategy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October 7,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National-Strategy-for-Advanced-Manufacturing-10072022.pdf>. ⑱ Von der Leyen,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30 March,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063. ⑲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 18 March, 2024, 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sectors/raw-materials/areas-specific-interest/critical-raw-materials/critical-raw-materials-act_en. ⑳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s New Actions to Strengthe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Lower Costs for Families, and Secure Key Sectors”, 27 November,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1/27/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nounces-new-actions-to-strengthen-americas-supply-chains-lower-costs-for-families-and-secure-key-sectors/>. ㉑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ddressing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 August 9,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08/09/executive-order-on-addressing-united-states-investments-in-certain-national-security-technologies-and-products-in-countries-of-concern/>. ㉒ India Today, “Full list of Chinese apps banned in India so far: PUBG Mobile, Garena Free Fire, TikTok and hundreds more”, August 19, 2022, <https://www.indiatoday.in/technology/news/story/bgmi-garena-free->

fire-tiktok-and-more-banned-in-india-check-the-full-list-1990048-2022-08-19. ㉓ 具体指标可分为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前向参与度指一国出口中有多少比例是本国向全球贡献的用于继续加工的中间品,可用于衡量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数值越高,代表本国向全球提供技术零部件的能力越强;后向参与度指一国出口中有多少比例是本国采购的其他国家的中间品,数值越高,代表对一国出口贸易对国外的技术零部件依赖程度越高。选取亚洲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本文主要聚焦于分析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新冠疫情后的制造业分工地位变化,亚洲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时间范围相对较新,且囊括了上述时间范围。第二,亚洲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基本包括了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如美国、印度、日本、德国等,与本文的研究立意较为契合,能基本反映制造业分工地位变化的主要情形。㉔ 亚洲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从C3—C16所示,本文参照联合国公布的《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按照ISIC rev4.0标准进行匹配。分类方式为:C03\C04\C05\C06(劳动密集型);C07\C09\C10\C12(资本密集型);C08\C13\C14\C15(技术密集型)。参考文献为谢建国:“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一个中国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第34—39页。

参考文献

- [1] RIZOU M. Safety of foods, food supply chain and environment within the COVID-19 pandemic [J]. *Trends i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02, No.1, 2020: 293—299.
- [2] THOMAS D J, GRIFFIN P M. Coordinate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94, No.1, 1996:1—15.
- [3] HENISZ W J, WILLIAMSON O E.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within and between countries [J].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1, No.1, 1996:261—263.
- [4]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4, No. 2, 2014:1—37.
- [5] 史沛然.韧性供应链战略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再定位[J]. *太平洋学报*, 2022(9).
- [6] 徐奇渊.全球产业链重塑背景下的产业外迁[J]. *金融论坛*, 2022(8).
- [7] 刘建伟.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稀土产业链的重建及其影响[J]. *太平洋学报*, 2022(12).
- [8] 王中美.欧美供应链韧性战略的悖论与中国应对[J]. *太平洋学报*, 2022(1).
- [9] 崔晓敏,熊婉婷,杨盼盼,等.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测度:基于贸易网络方法的分析[J]. *统计研究*, 2022(8).
- [10] 李天健,赵学军.新中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J]. *管理世界*, 2022(9).

- [11]王静.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战略的逻辑转换[J].经济学家,2021(11).
- [12]周观平,易宇.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安全可控水平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11).
- [13]陈晓东,刘冰冰.基础研究、政府支持方式与产业链安全[J].经济纵横,2022(5).
- [14]裘莹,晏晨景,张利国.数字经济时代我国产业链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与对策研究[J].国际贸易,2022(12).
- [15]葛琛,陈江滢,葛顺奇.PHEIC 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及对策[J].国际贸易,2020(2).
- [16]张燕生.新全球化下的挑战、机遇与中国应对策略[EB/OL].(2024-03-26)[2024-09-27].https://hfri.phbs.pku.edu.cn/2024/eighteenth_0326/2397.html.
- [17]张△月,祝琳.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概况、进展及影响[J].社会科学前沿,2022(5).
- [18]竺彩华.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及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J].外交评论,2022(6).
- [19]于阳.“印太经济框架”的议题整合功能及其局限[J].太平洋学报,2023(11).
- [20]蒋芳菲.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J].美国问题研究,2022(2).
- [21]于宏源,李铭泽.供应链震荡视阈下欧盟全球资源运筹的战略转向[J].欧洲研究,2023(2).
- [22]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1(1).
- [23]郭周明,裘莹.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典型事实、理论机制与中国策略[J].改革,2020(10).
- [24]常思纯,李清如.试析美欧日对华“去风险”政策[J].当代美国评论,2023(3).
- [25]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J].中国社会科学,2015(9).
- [26]张桐赫,何海燕,孙磊华,等.产业链核心技术堵点识别与分析研究:以芯片产业为例[J].中国科技论坛,2024(1).
- [27]项丽瑶,赵一智,俞荣建.芯片产业技术链风险及其演化[J].科学学研究,2024(2).
- [28]工信部赛迪研究院.2023年生物制造产业白皮书[R/OL].(2023-11-08)[2024-09-11].https://www.djyanbao.com/preview/3719526?from=search_list.
- [29]赵鸿滨,周旗钢,李志辉,等.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新材料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24(1).
- [30]黄河,周晓.世界产业分工秩序:特征、挑战与重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

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oping Mechanism

Hao Yubiao Xue Xiangwen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safe development has replaced economic efficiency a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chain risks have become a key issue that countries attach importance to.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dustrial chain security has thre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universality, heterogeneity, and relativit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their own industrial chains, the major economies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ve mainly adopted the following policy measures: first, economic policies drive the loc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layout; second,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nd drive the revival of manufacturing; third, “de-risking” is set a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US-European approach generally has the attributes of unilateral protectionism and economic hegemony, which has led to greater challenges to the secur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In this regard,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safety and security mechanism should start from two systems: the first is to establish an outward-looking system for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industrial chain, the core is how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supply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roduct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second is to form an inward-looking system of industrial chain safety and security, the core is to build a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 Industrial Chain Security; Industrial Chain Reconstruction; Policy Orientation; Coping Mechanism

(责任编辑:元小满)